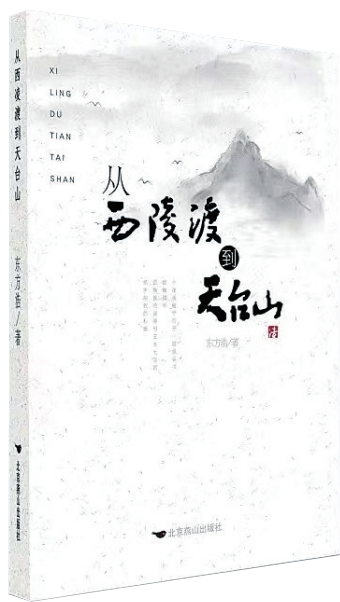


从一条唐诗之路中唤出明月

——东方浩诗集《从西陵渡到天台山》简评

□涂国文



诗人东方浩是一位典型的江南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他大半生一直生活在江南名城绍兴，二是他的诗歌大多书写江南题材，三是他的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江南诗歌风格。《从西陵渡到天台山》是东方浩的第九部诗集，收录诗人近年来沿浙东唐诗之路采风而得的140余首诗。由于题材的专一性与独特性，这部诗集中，耸峙着江南的奇峰秀峦，氤氲着江南的云气雾岚，流淌着江南的水声鸟声，闪烁着江南的人文遗存，几乎呈现了一个全息的江南，是一部用诗行摄录的江南影像片。

浙东唐诗之路是一条自钱塘江经绍兴，而后经浙东运河、曹娥江至剡溪再达新昌，直至台州天台及温州的诗意之路，是我国继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文化古道。诗集按采风路线，共分“西陵潮声”“稽山鉴水”“东山风云”“剡溪两岸”“沃洲天姥”“天台流韵”六辑。这些诗歌，刻录着诗人流连于浙东唐诗之路、漫溯旧时光、寻觅唐诗之魂、寻找肉体与灵魂安放之所的足音。正如诗人所言，“所有的寻找/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曾经的诺言”(《西陵渡》)，在寻找中，“多少暗处的事物一一亮起来”(《安昌的光线》)。

浙东唐诗之路，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葳蕤的历史文化，有着灿烂的人文景观和富饶的江南物产。诗人徜徉在山岩、湖溪、河渡和坑坞之间，用脚步丈量浙东唐诗之路的长度，登高山以啸傲，邀明月、清风与同饮，和春燕、鹭鸟、游鱼、野鸭相嬉戏，共天光云影、瀑布松涛而徘徊，沉醉于古道、寺院、牌坊、钓台、书院、驿站、拱桥、台门、作坊、石刻、越剧、窑址等文化遗存，赏梅、榴、桃、梨、樟、桑等江南物产。诗人凝视着眼前的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发怀古之幽思，兴沧桑之浩叹。

浙东唐诗之路，是谢灵运、许询、王勃、李白、孟浩然、王籍、方干、徐霞客等古贤铺就的一条诗歌之路。诗人追慕先贤高风，神思邈邈：“那年春天王勃这个彗星一样的诗人/肃立在仙岩溪畔/春风肯定吹动他的衣衫/宽大的袖子仿佛旗帜在风中起伏”(《仙岩溪畔》)；“我知道归隐山林的许玄度钓的不是鱼/他钓的是清风、明月与闲适/钓的是高古、飘逸和玄谈”(《虚构一场午后的垂钓》)；“风中响着四五种鸟的叫声/王籍前辈说/此地动归念”(《秋风吹过若耶溪》)……在与山水和先哲的对话中，诗人的灵魂得到抚慰。

浙东唐诗之路，是一个远离尘嚣、洗涤心扉的所在。古贤们寄情山水，也引发了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在钱家岭古道》《这个春天的南山村》《岭顶人家小聚》《秋风中的大佛寺》《楼塔之夜》《夜上乌泥岗》《外婆湾的天空》等大量诗篇，抒发的就是诗人这种山水之志：“它的幽静和一尘不染是城市人的梦”

(《在钱家岭古道》)：“我已经不再理睬城市的喧嚣和繁杂/安静的一颗心听到了从前的跳动与吟哦”(《金庭山水之间》)……

诗集最触人心弦、引人共鸣的是诗人对时光的感伤：“谁的容颜将在镜中一声叹息”(《铜镜的故事》)；“这眼前的祭台又一次告诉我众多消失的秘密”(《端午，登梅山》)；“从一座石桥到另一座石桥/是一个朝代的故事/延续到另一个朝代”(《雨中的安昌》)……这种岁月之叹，在《鹿门书院》《铁陵关遗址》《夜行剡溪岸》等诗篇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有了八百多岁当初的时光叫宋/那时的流水、清风和明月/有书香、墨香和长吟短歌的香/……”(《鹿门书院》)。

诗人凝视万物，感受细腻。譬如“在目光的高处一列高速列车呼啸着钻入隧道/我抚着栏杆的手掌忽然察觉到一丝轻微的颤抖”(《铁路桥遗址》)；“苍苔到处蔓延着/它们的表情跟老人一样的与世无争”(《路过》)；“今夜我随手打开一册线装书就触摸到/西陵渡的波涛/用五言七言的桨声拍我的心跳”(《西陵渡》)。且时以议论点睛，如《又见晋樟》《在书院旧址》《车过马溪》《平阳寺送别》《在大岩岗》《仙岩溪畔》等诗。

诗集是一种呈现的艺术。在诗人笔下，那“漫山遍野的白色花朵是失传多年的对白”的重兴寺、“诵唱的声音/越过了高大的围墙”的桐柏宫、“在这片山林中修行/他们安静肃穆从不开口说话”的大佛寺、“三个切面/分别指向三个古老的州府和三种乡音”的鞍顶山等等，都以一种生动而真切的面目，浮雕般从诗行间显现。

诗集抒发了诗人对行走在消逝中的农耕文明的深情礼赞与深挚怀念。《那个身披蓑衣的背影》《老台门堂前》《秋日贺家池》《肖金大有堂台门》等诗篇，就萦绕着这样一种沧桑田田的怅惘情绪：“时光的流水正从远处漫上来/一切注定要消失/那些山岗将成为岛屿/而一千五百年的乡愁要成为水声/夜夜拍岸”(《秋日走进胡家村》)；“那些迁徙的人像鸟儿一样离开的人/是否还在远方的深夜怀念故园”(《沃洲山小住》)……

诗人近年参加的浙东唐诗之路采风多是群体活动，因此，诗集中跃动着—批采风诗人的身影：“村里的书记带着一群远方的诗人/又一次踏上古道/诗人们列队而行”(《黑风岭小记》)；“诗人们整齐地举着手整齐地呐喊/这样一种致敬的姿势是对古老流水的热爱/是对高山和清澈的感谢”(《龙潭桥上的风景》)；“一群诗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仰望是诗歌的仰望/他们的沉吟是远方的沉吟”(《西白山的风》)……

我同时注意到，诗集中有个高频出现的词——“新鲜”，譬如：“即使苔藓漫遍每一处岩壁和小径/仍然会有新鲜的脚步零落响起”(《沃洲山小住》)；“古老的村庄就要被新鲜的流水深藏起来”(《一座古村的最后一个秋天》)；“一座旧时的书院露出了许多新鲜的表情”(《风吹贵门山》)……“新鲜”这个关键词，不仅表明诗人拥有类同诗歌《在安山村玉泉堂听越剧唱段》所言“古老的祠堂/传出年轻的音乐”这种从古旧的事物中发现新萌芽的强大发现力，同时也表明了诗人对新生事物的审美偏好与审美追求。

诗集《从西陵渡到天台山》是自然与历史的奏鸣、天地与心灵的交响，洋溢着一种缱绻的古典江南情愫，语言清新、柔美、浩雅、大气，意象古典、造境辽阔，譬如“蛙声即将四起/月光就要照耀群山”(《逆流而上》)、“陶里的光芒/闪烁在江南的流水之上”(《在陶里》)、“一把二胡的流水像另一种光芒悠扬流淌”(《刀锋岩》)这类诗句，令人读后齿颊生香。当然，由于收录的是题材单一的采风诗，这部诗集也就难以避免地存在着采风体诗歌的某些局限性，这些也是必须要指出的。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春风的力量

——读林莉诗集《画春风》

□牧莜

春风吹开春天的大门，一切都醒了过来，舒展着僵硬了一冬的腰身。此时，手捧知名诗人林莉的诗集《画春风》，走进田野，走进大自然。

法国雕刻家罗丹说过，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大自然的草木、溪涧、山川、河流、飞鸟，地上爬行的小动物，以及一声鸟鸣、日常劳动场面、普通的人事，都直抵诗人细腻而敏感的内心深处。林莉潜入自然和生活之中，沉浸式地“去看，去听，去渴望触摸”(诗人佩索阿语)，她“从细小的事物上获得感知”，并且时时深感“这样的时光并不可多得”。这些自然界生动的语言唤起了诗人的诗性语言，并且触发了诗人对自然伦理的思索以及对生命的感悟。从《画春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生活、对自然葆有一种微醺的热爱，其中有她的欢欣喜悦，有对时光中走失的事物的不舍，也有诗人淡淡的忧伤和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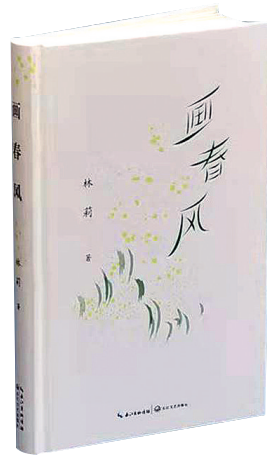
庸常的生活和它易被忽略的微光在林莉的诗歌里也散发着无限的诗意。在《傍晚》一诗中，一条海堤，一身淤泥、剥着牡蛎的女人，黑废弃的轮胎，在林莉的眼中是这样的：“第一次，感知到海边时日/是那样鲜活，充满不受干扰的淡定/那些一直无法想明白的事情/在那一瞬也有了干脆的了断”。而一位种果树的老人，“他在果树间来回走动/喷虫药、锄草、剪枝/很多年的秋天，他都在树下坐着/拿着一把旧茶壶/像那些果子，慢慢红着黄着/就掉落到土里”，对这一平常所见，诗人深切地感悟到生命的衰老、死亡和交替。从她的诗中，让人看到庸常的生活也可有诗意的栖居。

林莉的诗也透露出淡远的哲思。读她的诗，身心就像一片树叶在春天的溪涧里漂流，时而感受到溪流的清澈，时而感到生命洁净明快，时而凝重若有所思，于潭中回旋打转，意味深远。

《画春风》里没有晦涩难懂的语句，其语言干净，通晓流畅，温婉如玉，里面的诗篇如春风和煦般地吹拂，不急不弛，温润心身，荡涤尘埃，让人读之，心灵高于生活之上。这是春风的力量，也是诗歌的力量。

春天来了，带着《画春风》，走进原野去，把诗读给大自然听吧。

(作者本名伍忠红，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画春风》

■作者：林莉，诗文见《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花城》等报刊。出版诗集多部。曾参加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获华文青年诗人奖、红高粱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土地、山水、风物、劳动、时间、生命、人……这是一本从大自然赶来的书。作者历时六年，从田间地头、河流青山中探究一种鲜活的体感与共的生态文学表达。用原生态、在场、亲历、野趣、带着泥土味的实践，去探寻揭示命运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频共振的奥秘。它温暖而神秘、孤独又阔达、明亮且沧桑，深沉并庄严。从大地这个母体里脱胎而来，更大程度上保留了泥土的味道，事物本来的样子。